



平沪通车
如此江山



张恨水全集

平沪通车 如此江山

张恨水

博 库

中国 · 美国 · 台湾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权 利 声 明

对从博库网(www.BOOK00.com.cn 和/或 www.BOOK00.com) 下载的作品,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,博库公司(BOOK00, Inc.)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,包括但不限于:出版、复制、传输、发行、出租、播放、传播、展示、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/或数字载体、印制、镜像、设立网站、上载、下载。未经博库公司(BOOK00, Inc.)许可,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,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的还是非商业目的。

未经博库网的许可,任何人不得修改、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。

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、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,任何人不得侵害、破坏。

“BOOK00”,“博库”及相关图形等为BOOK00, Inc. 的商标。

平沪通车

第一章 一个向隅的女人

我们若是在车站上有一份职业，在清闲一点的时候，一定会奇怪着，每次火车到站的时候，何以有这些旅客蜂拥了来？而每次火车开着走的时候，又是那样载了无数的人去？火车每日这样来往不断的走，旅客也是这样不断的拥挤，这是一个有趣味的问题。因为回想往昔没有火车的时候，作远路旅行的人，何以不会这样的风起云涌呢？这不是我们一种架空的设想，在火车站上有几位送客的朋友，正是这样的讨论着呢。这是民国二十四年一月三日下午两点四十分，离那平沪通车开行的时间，只有二十五分钟了。北平正阳门外东车站的旅客，流水似的由外向里走。只听那各种的鞋子，踏着站台的响声，稀沙稀沙，可以知道人是怎样的多。可是旅客虽是这样的热闹，却不能减少空气里一丝丝寒冷的意味。站台外的铁路上，还堆积着那打扫未尽的残雪，这雪虽是不多，和那站北城墙砖缝里留下的残雪一样，在行人眼里看来，便增加了不少的冷意。这虽是个晴天，可是到了下午，太

阳偏西以后，就不知道它藏到什么地方去了，因之半空里阴沉沉的，没有什么颜色。那寒风呼的一声，偶然向站台上扑了来，把城墙上所积的干雪，刮了起来，像撒细沙子似的，向人群里袭击。虽是穿了皮领大衣的阔旅客，将脖子缩着，把领子紧紧的裹着，然而在每个行人的鼻子尖上，都冻得红萝卜皮似的。火车头透汽管子里的白汽，虽向外射着，然而在那下面的轮轴上，冷气滴成的冰结得很厚。这和那肩行李的脚行，情形正是一样，嘴里向外透着热气，红鼻子尖上还是不住的向下滴着清水鼻涕。所以那些穿短衣服的人，两手都插在衣襟底下，借这个取些暖气，头上戴的兔皮帽子，虽把两只护耳放了下来，掩着两只耳朵，可是脸上都冻成了青灰色。凡是这些，我们可以知道这车站上是怎样的冷。可是火车里面头等包房里，却还另是一番景象，三四个送客的陪着一位旅客，同拥挤在屋子里，虽是各把皮大衣脱了，皮帽子摘了，然而各人身上，还是向外冒着热汗。这包房里的主人胡子云，是位财界上的二三等人物，白净的圆脸，在嘴唇上略微带一撮小胡子，配上他那副玳瑁边圆式眼镜，果然是有些官派。他身上只穿了一件极薄的蓝绸驼绒

袍子，卷着两只袖口，卷出里面的一截白绸小褂来。手捏住烟斗的头子倒拿着烟斗的嘴子，向人指挥着说话。送客的人，到了车子上来送人时，那不过是一种仪式，七嘴八舌的，说不到正经话上去，有告别的话，也不待到这时才说。这位胡先生除了抽烟，就是向人微笑，因为送的人太多，他也不知道向谁说话好，只有微笑而已。这时，忽听得娇滴滴的一阵妇女喧叫声音，听时，她道：“茶房，一个空铺位子都没有了吗？”又听了茶房答道：“一张铺位也没有了。要是官客呢，半路上还可以想想法子，堂客可不成。请到饭车上去坐着吧。”又听到那女客叫道：“你这人怎么这样不讲理？官客倒可以凑合，女客就不行，为什么女客不行呢？你这不是明明说欺侮人的话吗？”茶房道：“小姐！您别着急，听我说。车上的规矩，官客只能和官客并房间，堂客也只能和堂客并房间，现在这车上的房间都坐满了。一间房间，原是两张铺，若是有一位堂客在里面，还空着一张铺呢，我可以把你向里让。若是里面是官客，就是空了一张铺，我怎好把你向里让呢？”这女客和茶房这番交涉，早把全车的人都惊动了，就是胡子云也不免伸着头向外看来。只见一位二

十附近的女人，穿了一件高领子皮大衣，在皮领子中间，露出那红白相间的粉脸来，两片翠叶耳环子，只在领子上面不停的打着秋千。看她那漆乌的眼珠，闪动的两个漩涡，蓬松着的头发，没有一样不是勾引人的。她偶然抬起手来，抚摸着自已的头发，却在她无名指上，露出一粒蚕豆大的翠石戒指。这样摩登的人物，怎么连坐火车的规矩都会不知道呢？那女客见许多人都向她望着，这才道：“那么，我现在到饭车上去坐着：半路上有了铺位，可得去打我一个招呼。”说着，她提了两只手提箱子，一扭一扭的走了。茶房一个人自言自语的道：上车没有铺位，应该找车守去设法子，和我们茶房说这些个有什么用？这么一位摩登女士，会是第一次坐火车，你说怪不怪呢？”胡子云正想和茶房说什么话时，车子上的电铃，已是叮叮叮的响，这是到了开车的时候，车上的人一阵纷乱，陆续的走下车去，旅客反是要向车外送送客的，于是把刚才这一段事，也就揭开过去，不加理会了。胡子云这间房里，就是他一个客人，他买的是下铺，上铺还空着。车开以后，他拉上了房门，车子里更是热不可当，于是索兴把身上这件轻飘的驼绒袍子，也给脱了，只穿

了一件小小的短夹袄，隔了车窗，向外看看风景。因为他自到北平以来，有两年多不曾出得平市市境一步，久静喜动之下这是很感觉到有趣味的了。所以在火车一开过了永定门的时候，渐渐走上了荒野，前若干日子下的雪，依然是漫田漫地的堆积着，在雪地里的人家，似乎都缩小在两三株枯凋的树下，不见有个行人在田野里走。不过这景致虽是极其萧瑟，但是这白汪汪的一片颜色与天相接，那是在北平城里所不容易看到的。身上穿着短夹袄，又可以看这样的雪景，那是很称心的一件事了。一直眺望到了丰台，只见站台上的小贩，来往在车窗外奔走着，却有两件事是值得注意的，其一是卖腊梅花的，捧了几把花枝在手上，高高的举起；其一是卖黄瓜的，将手指般粗细的黄瓜，用干苇子捆来了，四条一捆，放在筐子里卖。胡子云正推开窗户，伸出头去，待要问价钱，有一个人手上拿了两捆小黄瓜，向他点点头。子云道：“啊哟！原来是李先生。你也在车上，好极了，快请到我这房间里来坐坐，我正自发愁着一个人是十分的寂寞呢。”这李先生也是一个人出门，同样的感到寂寞，见有熟人在这里，立刻走上车，进了房间来。胡子云握了他的手

道：“诚夫，你何以有功夫在这个时候出门？”诚夫将黄瓜放在窗前茶架上，笑道：“吃黄瓜，这是这截铁路的新鲜味儿，是地窖里烘出来的。”说着，坐下来，才答复道：“学校里要在上海买点东西，叫我跑一趟。”

子云道：“你住在哪号包房？”诚夫笑道：“我们穷教授，不能和老爷们打比呀！我坐的是二等车呢。”子云道：“你一定是用公款了，又何必为公家省那几个有限的钱？”诚夫道：“公家就是这样规定的，我也不能自掏腰包，垫钱来坐头等车。我那屋子里虽有四张铺，却是我一个人，也和你坐了头等车差不多。”说着，皱了眉道：“哎呀！你这屋子里未免太热。”子云道：“中国人起居饮食的设备，那总不能科学化的。有了热汽管的设备，这热汽末了，就是让它自由上涨，没有一点限制。若是在外国，那就不然了，屋子里需要多少高的温度，就把热汽放到多少高。”这时，茶房提了茶壶进来，只看他单薄薄的穿了一件制服，可知他也是很怕热的。子云道：“你们也知道热，何不把热汽管改良一下。”茶房操着天津话，笑答道：“好吗，您啦！不瞒您啦说，今天由东向西来的敞车里面，在塘沽冻死两口子，我们热得难受，也就凑合了。”诚夫点头笑

道：“他这话有理，我们倒是应该凑合凑合。”子云道：“你说凑合，我倒想起一件事。开车的时候，上来一位女客，找不着头等包房，只好上饭车去了。据你说，二等还很稀松，她何不改坐二等？有地方睡，还可以少花钱。”诚夫道：“但是天津方面，定铺位的很多，大概是在天津方面卖出去了。子云兄总是个多情人，肯为女人留神。”子云笑道：“我不过这样的想着，我已经有三个太太了，还会打别人的主意吗？”诚夫笑道：“银行里的老爷，有的是钱，就讨四个五个又何妨？”子云笑道：“却也是不在乎，只是身体有些吃不消吧？”说着，哈哈大笑。诚夫将架盘上的茶壶提起，斟了一杯茶待喝。子云摇着手道：“这茶太坏，我们到饭车上去喝杯咖啡罢。”说着，他已站起身来，穿上了长衣。诚夫也觉得这屋子里太热，于是先走出房门来。隔壁这房间的门，却是半开着的，诚夫对于这个，也不曾理会，便站在那房门边。手原是垂下来的，猛然之间，却有一种软而微凉的东西，在手上接触了一下，低头看时吓得身子一跳，向后退了两步。原来这屋子里有一条灰色大狼狗，由门帷幔下伸出一只长嘴来，刚才手上接触的，就是它这嘴。看那屋子里时，

有两个西服青年，其中一个黑胖青年正拿着拴狗的皮带。狗在火车上，是要买票的，那人坐头等车而带狼狗，其为阔气也可知。诚夫本意，是想招呼一句，叫他把狗带紧一点，可是心想着，自己又不坐在这截车上，管那闲事作什么？阔人架子总大的，也犯不上去碰他那无味的钉子，于是再将身子退后一步。子云出来，恰是看到，一句话没问出，那狗索兴钻出半截身子来，伸了尖嘴怪鼻子在子云身上嗅着。他猛然看到，也是向后退着。这包房外面的过道也不到二尺宽，两个人挤着，不免撞个满怀。那黑胖青年看到，不但不将狗拉进去，反是眯着一双肉泡眼微微的笑了。子云瞪了他一眼，也没作声，转身走了。穿过这辆头等车，便是饭车。这时，离开晚饭的时候还早，各桌子上多半空着，只有一个西洋人，在正中一张桌子上打扑克牌消遣，桌上搁了一个啤酒瓶子，一只杯子。靠那头，几个穿白色制服的茶房，站着坐着在谈天，子云将手上拿的一听烟卷，顺便向靠进门的这张桌子上一放，正待转身坐下去，回头时，却看到靠壁的这椅子上，坐着一位女客，正是开车的时候，要找铺位的那人，她手上捧了一本洋装书，斜靠在椅子角落里看着。那

烟听放在桌上，当然有些响声，她由书头上向外射了眼光过来，二人却好打个照面。这在子云是一件冒失而失礼的事情，不免脸上一红。但是她并不介意，还是坐着看她的书。子云用很细小的声音向她道：“对不住。”于是将烟听移到隔座的一张桌子上来，倒退一步，向前坐着，诚夫就坐在他对面。茶房过来，子云要了两杯咖啡，眼光已不免向对面那女人看了去。她这时已脱了青色的高领皮大衣，身上穿的是一件枣红色的绸旗袍，在衣服边沿和袖口上都滚了两道细微的白条纹。袖子小小的，身腰细细的，在那胸前，隆然而起的有两个影子。这衣服虽不是十分的时髦，然而这颜色和那身材多少含有一点刺激性。她两只雪白的手捧了那本洋装书，很大方的在那里看着。子云心里也就想着，这个女人，究竟是哪一路角色呢？若说是女学生，年岁大一点，而且这服装，也偏于奢华，不是个读书的样子。若说她是个姨太太式的交际人物吧？这样斯斯文文的坐着看书，而且是洋装书，比较的是文明点儿的人儿了，也不像。他心里想着，眼睛又不住的向那女人身上看着。茶房将两杯咖啡送到桌上来了，子云慢慢的拖着托咖啡的杯子到面前来，左手扶了咖

啡杯子，右手拿了小匙子，只管在咖啡杯子里搅着。李诚夫道：“你喝咖啡不搁糖吗？”子云依然向杯子里搅着，好像是没有听到，那个看书的女人，虽然坐得远，却是听到了。将两手捧着的洋装书，慢慢的放了下来，由书头上射出两只活动的眼珠来。虽然看不到她的嘴角，然而便只看她活动的眼珠，已经是充分的露出笑来了。可是她由书头上射出眼光来看人的时候，也不过是若干秒钟，很快的工夫，她又把两手捧起书来看了。直到这时，子云将小匙舀了一满匙子咖啡向嘴里送了去，那舌头接触着，简直是苦得卷不起来，低头一看，糖罐子可放在桌子中间，原来是自己不曾放糖下去呢。见李诚夫对了自己，也有点笑的样子，未免难为情，便笑道：“我喜欢喝香茶，不怕苦。所以很清淡的咖啡，也不搁糖。不过这咖啡熬得很浓，倒是非加糖不可。咖啡这样东西，不像喝茶，只图个热图个香，味是谈不上的。这咖啡倒是熬得很香。”说着，夹了两块糖，放到杯子去。趁着诚夫偏过头擦火柴的时候，又夹了一块糖到杯子里去。他自己觉得也有些失了常态，就不敢怎样的向那女人看着了。那女人是否向这边注意过，那是不得而知，可是那女人在那

里说话了。她道：“茶房，你们这咖啡，是新熬得的吗？”茶房道：“是新熬得的。”她道：“好！你给我也来一杯。”那茶房听了，送了一杯咖啡去，把这桌上放的糖罐子，顺便的带到那女人桌上去。那女人将小匙子在咖啡杯子里搅着，向茶房道：“这咖啡是要热的才好喝。”茶房道：“我们这饭车上，不敢预备次东西，这咖啡香着咧！”那女人道：“咖啡就是喝这点香味儿。”子云在这里听着，不由得心里一动，这女人说的话，怎么和自己的口吻一样？这岂能是完全出于无意的吗？因之又抬头向那女人看去。那女人将那本洋装书放在桌上，用一只手胳膊撑在书上，托了自己的头，那眼光半射在桌上，半射到对面的桌子上来，要说她是在偷看人可以，要说她态度大方，毫不在乎也可以。因之子云虽满抱着偷看她的心事，又怕她是个过于摩登的人物，那她不但不怕人，简直会明白的质问人，为什么偷看她的。可是在她这样每次略略用眼光射到人身上来说，又像是并非不可纠缠的。于是对了李诚夫说话，将眼光略射到那女人身上去。这就放大了声音道：“市面尽管是闹着不景气，由北往南，由南往北的人，还是这样的拥挤。简直有人买了头等车票，找不着铺位的，

你说这是怪事不是？”说到这里，那女人竟是端端正正的看着，大有正式向这里说话之意。诚夫先是见他魂不守舍，已经有些纳闷，现在听到他说这种话，心里就很明白，这岂不是说那椅子角落里的那个女人吗？他先说有个买头等票的女客，坐在饭车上，就是这一位了。心里想着，也就不免回头看来，只见那女人翘起右手的小指无名指，夹着小茶匙，只管在咖啡杯子搅动，那无名指上，亮晶晶地带了一个钻石戒指。这自然是阔人之流的家眷，何以是一个人出门？这倒可怪。不过他是回过头来看的，不便注视，看了一眼，立刻也就回转过脸去。子云道：“诚夫，你何不搬到我屋子里来住？也不在乎加三四十块钱。”诚夫笑道：“刚才你说了，市面闹着不景气呢，省点儿花罢。我也说过的，我们吃粉笔的人，那是不能和你们要人打比的。”子云淡淡的笑道：“你把我太高比了，我哪里能算是要人，也不过有碗饭吃而已。现在我每月的经常费，就是一千四五百块钱，自己想了起来，也是不得了。”诚夫道：“用到这样的多吗？”子云道：“可不是！我也是非常的纳闷，糊里糊涂的，何以一个月就用这些个钱呢？至于我自己在外面的活动费，还不在内。”子云

正说的得劲，那女人却大声的叫着茶房。茶房过去了，她问道：“你们这里有加力克的烟卷吗？”茶房道：“只有三炮台。”那女人对子云桌上一努嘴道：“那不是加力克？”茶房微鞠着躬道：“小姐，那是人家由北平带来的，车上不预备。”女人道：“你们饭车上的人，总是守死老规矩，稍微变点花样，就是不行。去罢！”茶房只好笑着走了过来。子云不是个聋子，如何不听见。而况他也是有意于那女人的，这几句话，也就是字字入耳了。等那茶房走到桌子边，就把那茶房叫住，低声问道：“那位小姐，是要加力克的烟吗？”茶房道：“可不是，可是车上没预备。她以为你这一筒烟，是车上买的呢。”子云笑道：“茶烟小事，随便可以敬客，你把我这筒烟送了过去。在火车上非常的寂寞，不抽烟解闷，怎样行呢？”说着，将桌上这筒烟，交给了茶房。这不但茶房，觉得他有些冒昧，便是诚夫心里也捏着一把汗。和人家萍水相逢，男女有别，怎好突然的送人家烟卷抽。可是茶房拿着烟在手上，远远的偷看那女人时，见她脸上兀自带着喜容。子云说送烟她抽的话，她决不能没有听见，听见而不见怪，那是不会拒绝的了。便故意举起那筒烟来，放到那女

人桌上，笑道：“这是那位客人的，他说茶烟不分家，是敬客的，请您随使用。”那女人先看了那筒烟，然后格格的笑站起来，向子云远远的点了个头道：“多谢！不客气。”子云也站起来道：“车上买不到这个牌子的烟，这位小姐就请用罢。”女人笑道：“那么，多谢了。”她在烟筒子里，抽出四五根烟卷，就把烟筒子交给茶房，让他送回来。子云还是站着的，老远的就摇着手道：“这没有关系，你留下罢，我网篮里带着很多呢。”那女人又笑着道：“那么，我留下了。谢谢！”她说毕，很自然的坐下，吸着烟，翻了书看。子云心想：“这女人的态度，总可以说是很大方，不过比较规矩什的女人，一个生人送她一筒烟卷，那是不会受的。不要她是舞女之流吧？然而舞女岂能这样规规矩矩的看书？他正觉得这个哑谜，是不大好猜。那女人忽然又把茶房叫去了，她道：“这车子什么时候到天津呢？”茶房道：“六点到了，您在天津下车吗？”她道：“没有铺位，我能够在饭车上坐两天两宿，坐到上海去吗？我只好和站长交涉，在天津下车，改坐别班车子走了。”茶房道：“您要是来回票的话，下车就得了，用不着交涉。上海到北平来回票是四十天的日期，在四十天以